

张宗斌 著

红土

广西人民出版社

红 土

张宗枋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桂)新登字 01 字

责任编辑 王玉坚

责任校对 陈红燕 蔡素琴

封面设计 杨 诚

版式设计 钟 莉

红 土

张宗枬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邮政编码:530021

南宁市河堤路 14 号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12.75 印张 320 千字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新华书店印刷厂印刷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 7-219-03159-9/I·635 定价:15.00 元

内 容 简 介

《红土》一书以饱满而激情的笔墨、一波三叠的情节，叙述了成长在新中国的三代知识分子的故事，写了他们与众不同的生活，曲折而多艰的爱情，对事业至死不渝的追求及其独特的绚烂多彩的精神世界。

同在一个工厂任工程师的吴啸和吕超凡，个性、遭遇都不同，刚直不阿的吴啸凭着他卓越的才能和勇气，最后成为新一代的企业领导人，吕超凡则因家庭出身等各种原因，一直生活在不幸中，最后还蒙受冤狱。任蕾和钟洪是一对倾心相爱的夫妻。但在他们事业有成的时刻，丈夫钟洪却因事故死在炼钢平台上。任蕾以她惊人的毅力，走在纯属男人的世界里，并在那里获得了很大的成就和尊敬，也获得了第二次刻骨铭心的爱情。区帆的妻子十分漂亮，但当经济大潮冲击着中国的每个角落的时候，妻子在物欲的刺激下竟背弃感情，导致了婚姻的彻底毁灭，他凭着坚强和挚着，使自己在痛苦的感情泥潭中跋涉出来，走上人生另一个辉煌的起点。作家石宇因几篇文章和小说受到了无情的批判，并被迫下放农村生活了好几年，他跟女知青麦惠的交往，极富浪漫情调和传奇色彩。

第1章

一座城市，无论如何渺小亦或伟大，都跟一粒种子那样，是在土地上萌发的那一刻，开始进入历史的。而有关它的记载——包括记忆中的、传说中的、用文字以某种形式固定下来的，便成了它生命的年轮。

这些年轮，蕴含了岁月花开花落的无奈，镌刻着欢乐与悲凉、鼎盛与衰微、屈辱与骄傲、湮没无闻与灿烂辉煌……

这便是一座城市的历史。有如一个人在生命的里程中，留下的一个个足迹。跟人所不同的是，城市或许无那种限定着的人生的百年之期，除了自然的过分暴虐和战乱的彻底杀戮，

它都会随着人类的繁衍生息而延续生命，不会成为沙漠瀚海和密林荒野里死寂的废墟。

当经历过自然和战争的暴行而生存了若干年又若干年后，它的居民便会用自豪的口吻对人说，这是座古城。

古城是值得骄傲的，因为这几乎成了有生命力的象征。

龙山从任何意义上说都可以称之为古城。虽然它坐落在中华大地南疆边陲的一隅，虽然在人类历史进入公元一千九百五十年时，它还是一个寂寥的小城。仅有不到十万人和几条零落的街道，城区面积不足三平方公里。

但它作为一座古城的标志俯拾即是。

石砌的城墙，在城市周围断断续续地连绵着，每处坍塌的部位，几乎都有一段能载上史书的故事。石墙上爬满青藤，暗绿的青苔，点缀在青藤的缝隙中，这些藤蔓和青苔，给人的感觉是与城墙一样古老。

紧挨着城墙，有一些幽深的小巷，小巷的青石板上印着历代先人踏走而留下的凹痕。

青砖砌就的烽火墙，由于年代久远风雨剥蚀，上端已凹凸不平，但下部却因行人的衣襟摩擦而油黑闪亮，坚硬如初，充分展示了一个最先烧制出陶器的民族，有着卓越的传统工艺。

高低不齐的围墙，连接在烽火墙之间。一株芭蕉，几棵石榴，从围墙里幽雅地探出头来，在一片青灰中，展开一块鲜亮的翠绿、几点如火的赤红。某扇半掩的木门两边，镶着一幅字迹模糊的残联。一个石鼓上蹲着缺掉半边耳朵的小石狮子……于是，这些小巷的年龄，就可以追溯得极其遥远。

小城的风景如诗如画。

城区里矗立着山峰，一条清澈的河流穿城而过。

鲤河的清澈与山峰的苍翠奇巧，令历代文人墨客惊叹不已。于是，在群峰的岩石上，便留下了许多碑刻。

如痴如醉的咏叹，增加着小城的名声，并为之浸润了散发着墨汁馨香的古老文化气息。她拥有的碑刻是如此之多，以至你会在一截用来做墙基的残碑上，读到一段古代激动人心的记事。

在远离中原、历来被视为蛮烟瘴雨之地的南疆，这样的城市是极少的。当始皇帝的御笔，将其圈点为统一南方后的重镇时，当那条贯穿东西，将中国南北两大水系沟通的运河，先把精兵强将，然后又把商贾文人引进这片土地之后，数千年的文明史，便在迷濛的烟雨和朝晖夕照映衬的山川中萌发了。

但在山环水绕的城区外，景物却荒凉起来。绵延的短松岗和带有蛮荒色彩的旷野一望无际。

这和城区及鲤鱼沿岸风光的清奇秀美对比强烈，也让人深感文明步伐迈动的艰辛。然而，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景物，却相映成趣，为龙山地区所独有。蛮荒的野性美，或许令它更为迷人，更具魅力……

地灵而人杰。这是古老中华文化所认定的真理。龙山的确出过不少令人仰慕的人物。

谁能想象，在这远离中原文化的地方，曾出过一位宰相呢？所以，你会在一个倾圮的学馆遗址上，读到一副狂草书就，豪气十足的对联：一县七进士，三科两状元。或许，更令人惊讶的是，一批生于斯，长于斯的文人，曾以其优美的诗词享誉中华，在文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而到近代，则出了一些颇有名气的医生、学者、科学家、工程师、职业革命家，甚而军阀，这就使小城的身影与现代文明挨得很近。

龙山像一条充满乳汁的河，滋润着南疆这片土地。其人才辈出，绵延不绝，是古城地灵人杰的明证。

所以，古城注定会有许多故事。无论过去和现在都会有许多故事。这些故事也是它的轨迹，是时光长河上闪耀的粼粼波光，其延伸着，流淌着，流入未来，流入永恒……

当晨光带着微红，半是娇怯，半是庄重地出现在遥远的山影上的那一刻，篝火的确只剩下一缕缕轻烟了。

这略带紫色的烟，在瓦蓝的晨空里细线般缠绕而上，形成赏心悦目的图案，如一幅精美绝伦的抽象绘画。

他们蜷缩着身体，形态各异地熟睡着。

四周还不十分明亮，所以他们的身躯就像几条模糊的曲线，在东一块西一块裸露着泥土的草地上，呈现着一种朦朦胧胧的美感。

或许是在晴朗的清晨，又或许是他们皆青春年少，这种美感才让人分外动情。美从来对青春情有独钟。

旷野像一面大湖，亦或更像一个静谧中的海。

淡薄的雾在短松和野林子蓬松的头顶缓缓降下，又飘移到灌木和草丛中去，在那里凝成晶亮的露水。于是，当太阳最终升起的时候，叶脉和草尖上便会闪烁着无数个五彩缤纷的世界。

熟睡着的是六个青年。

其中有一位女性。她仪态优美地枕肘而眠，身下草草地垫着一件粗糙的衣衫，衣衫的不拘色调和阔大，一看而知是男性的，甚至就是以一种豪放的姿态躺在她不远处那位男青年的。因为他光着膀子，只穿着有两个小破孔的背心。

女青年娇小的身子缩在这件大衣衫上，很像一只白色的小鸟卧伏在自己舒适的窝里。

她白而细腻的肌肤和更为白而细腻的脸，在逐渐透明起来的空气里，仿佛要与那些晶莹剔透的露珠融合，又仿佛她就是一滴晶莹剔透的露珠。

她那么安详，那么甜美，整个儿就像这洁净的清晨。多年以后，当她戴着藤盔，透过如墨的镜片，严肃地盯着炉膛，在滚滚

浓烟和灼热的烈焰烘烤下，指挥炉前工操作巨大的转炉，冶炼滚沸的金属液体时，就像一个身经百战的将军，你绝不会产生小鸟与露珠这种怪诞的联想。或许，你只会感到惊讶和不可思议，感叹这个来自江南水乡，说着吴侬软语的温柔女子，在那一刻，竟与铁和火的世界糅合得那般亲密无间，丝丝入扣。

光膀子的青年，或许更像一位在铁和火的战场上拼杀的士兵。他是那种膀大腰圆，魁梧英武的汉子。宽阔的额头，像片晴朗的天空，浓眉则显得他的表情严肃。悄然兴起，而日后肯定会蓬蓬勃勃怒生的络腮胡，正在他相对成熟的脸颊两边占领阵地。

这位以后被叫做钟胡子的大个头青年，或许正被可爱的梦境温柔地包围，因为他嘴角笑意甜蜜，这使那严肃的表情，看上去轻松愉快，妙趣横生。他大概正在梦中簇拥着娇妻，在新婚的典礼上面对无数怒放的鲜花站立，而妻则是所有鲜花中最为明丽可心的一朵。

他深深地感谢命运，感谢妻子。命运使他在校园一个僻静的角落邂逅了她，命运又让他与她几次不期而遇，因而使之成为一种自然的交往，继而成为爱情。

爱情的结果令他惊讶不止，妻热恋他之后又热恋上他的专业，这个专业他认为完全不适于女人。

后来当他明确地知道，妻不仅仅是爱屋及乌，也出于对这个专业的挚爱，他深深地感动了。于是，他感谢妻子，并告诉了她许多关于山里的故事。这些故事并非都是听来的，有些是牢牢镶嵌在他骨髓里和溶在灵与肉中的。他忘情地叙述，而她脸上则挂满了泪水……

那些故事有的充满血腥，并交织着愤怒和泪。有的则悲凉苦楚，如冷夜寒风中的一弯残月，一截抖瑟的枯枝，戳得人心里发痛，几乎没有关于欢乐的故事，倘若要有，那就是还没创造出来。

在静谧的角落，在散发清香的栀子花丛旁的石凳上，暮色把

校园的一切溶化得模糊不清，空气中弥漫着夜的清凉，他就在这如诗的气氛里，叙述着残酷的故事。黑暗中她紧紧箍着他的腰，眼睛闪闪发亮，她仰起脸的时候，眼里已没有泪光，他听到她充满感情色彩的细语，和幽幽的叹息。

那时候，他明白已得到了她的爱，完整得如一枚滚圆的珍珠。

这个日后会生成一个威武大胡子的魁梧青年眼睛湿润了，他低下头亲她，没说更多的话，她回吻他，也没说话。他知道，这是一种至死不渝的情感托付，就像当年他的父亲，为着信仰，毫不犹豫地走向砍刀一样。

大个头青年翻了个身，嘟哝句什么又沉沉睡去，不知他的梦境是否还在继续，总之他笑意依然。他没有醒过来是因为昨晚他们玩得太兴奋，谈得太累了。

篝火已经完全熄灭，晃荡的残烟不复存在。只余一种好闻的松枝气味，淡淡地散落在晨光里。

距大个子一尺开外，并排躺着两个年轻人。

他俩头挨得很近，像一对久不相见的恋人在彻夜缱绻之后，倦极而眠。

他俩都显瘦削，顾长的身材透出青春之躯的勃勃生机。只是两张脸不尽相同，一张略方，一张略长，一张英俊，一张秀气，要不真会误认为是亲兄弟俩。

事实上，他俩是极要好的朋友，要好的程度不亚于亲兄弟。如果两个男孩，脾气相近，在同一条巷子里长大，就读同一所小学，又上同一所中学，同在一班，并在黄昏临近的时候，一同偷摘过瞎眼阿婆的酸葡萄，他们不成为极要好的朋友，大概是说不过去的。

他们直到上大学才依依不舍地分手，因为各自的专业不同，一

个学的是中文，一个学的是机械。

两所大学，分属两个城市，相距的遥远令人想想都觉得累。不过一张小小的邮票，缩短了这种距离。于是，他们得以知晓彼此之间的一些事情，比如班上有多少女同学，哪个最活泼，哪个最漂亮等等。

在毕业临近的时候，G城念Z大学中文系的石字写信给北方一所工学院的吕超凡道：

嗨，我告诉你吧，一切都结束了。但我并不沮丧，真的，一点都不！

但结果是整封信都充满了沮丧之情。他告诉好朋友，那位长着一双大眼睛的A说，让过去的一切都过去吧！那位漂亮的女大学生就用这么一句陈词滥调，简单地对待了石字近两年的满腔激情。

石字肯定地对吕超凡说，A是瞧不起那座南疆小城，也就是说瞧不起他俩的家乡。因为A是大城市来的，不止一次向他描述过位于黄浦江畔的高楼大厦。她决定毕业后回到高楼大厦的庇护下去。A在拒绝了他的激情之后还曾惊惊咋咋地对他说，听说你们那边的人吃生蚯蚓，是哦？

愤怒的石字告诉她，不，错了，他是把蚯蚓煮熟了吃的，一筷条可以挟上一大把，仰起脖子吃，就像吃粉条一样。

大吃一惊的A瞪着眼看他，像蓦然间在祥和的人世见到一个魔鬼，尖叫着：天哪，你也吃？

石字坚定地说，是啊，味道好极了！

看到这里，乐不可支的吕超凡哈哈大笑，说，石字这小子真不赖！后来，吕超凡把这件事告诉了吴啸。吴啸也笑，但最后颇带严肃地说，石字怎么迷恋这样一个宝贝？

吴啸跟石字、吕超凡也是很要好的朋友，彼此的友谊，都可以追溯到拖鼻涕的年代。他们都来自那座引为自豪的小城，故而

吴啸的严肃是极有道理的。

石宇在信的末尾，颇带委屈地说，难道我们在龙山，不一样也能建造高楼大厦么？这个抱怨，便不打自招地承认了他失去A的沮丧。

石宇还说，他为A悲哀，由于A狭隘的观念，便失去了一个未来作家的爱情，等着瞧吧，她会为此后悔一辈子的！石宇对自己的文才历来深信不疑。

若干年后，当石宇的作品果真气度不凡地在各地刊载且名声鹊起时，却并没令A懊悔不迭，她倒是来了一封措辞含糊的信，只字没提大学时代的“友谊”，仅有的一点惊讶是想不到石宇还会写小说，而最明确的关心，仍在吃蚯蚓的问题上，她说，据看过的有关报道，在国外蚯蚓被视为蛋白质极高的食物，只希望石宇在食用的时候，讲究卫生云云。

吕超凡用最真诚的语言，在回信中安抚好友，而他自己，却不再敢尝这枚禁果，最后，他带着一颗平静而安详的心，愉快地回到了家乡。他相信家乡的姑娘会比大城市的姑娘更懂得爱情。

吴啸给石宇的信中充满豪气，他热忱而肯定地告诉石宇，我们会有高楼大厦的。

石宇读到两位好友的来信激动不已，许许多多美丽的憧憬，便在那时形成。

他开始百倍地怀念那座生养他的小城，那些常青的小巷中的藤蔓和鲤河如玉的碧波，在心头缠绕荡漾，翠绿的尖峰，荒凉的旷野，使他深感是自己生命之所系。还有一种异样的躁动和不安，令他觉得自己任重而道远。

毕业典礼的隆重和激动人心，令石宇永志难忘。有一支现在的人们早已生疏的歌，那时却使许多大学生热泪盈眶：

到农村去

到边疆去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石宇的选择毫不犹豫，到边疆去。因为他本来就属于边疆。于是他顺理成章地回到了家乡。

他对 A 的最后努力，是临行前借故去宿舍看望了她。那时，A 正用一双玉白的小手，使劲地拧着手绢，美丽的大眼睛泪水汪汪。A 因为不愿服从分配而受到批评，并几乎使她的团籍处于巨大的危险中，但这丝毫未动摇她决不以蚯蚓为食的决心。

石宇绝望了。他决定忘掉 A。离开时他眼神里没有任何依恋，其实，在往后的好长一段时间里，他都郁郁寡欢，黯然神伤。

浅浅的阳光开始把远山的影子衬得浓重，不一会儿，太阳就会光芒四射地站在一无遮拦的蓝空边沿，像一个美丽得令人眩目的新嫁娘。这时，钻天雀啾啾的鸣叫，有如歌吟在旷野欢乐地传播，表现了它对一个晴朗清晨到来的亢奋之情。

区帆斜伸的脚，差不多触到了篝火的余烬，他双手合拢，放在胸前，这种睡姿看上去有点可笑，却令人产生他正在引吭高歌的联想。

这个年轻人有一头微微曲髻的头发。这头发绝不是因为遗传的原因而稍带黄色，他父亲的黑发粗且平直，像所有的东方人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一样。所以旁人莫名其妙地怀疑过他的出生，末了，又认为他有某种艺术家的气质。

他父亲是音乐教师，曾在有名的音乐国专深造过，幸好从没去过国外深造，否则区帆头发的来历便有些讲不清楚了。

区帆事实上对音乐曾有过喜爱，而且据说秉赋不错。

他没有搞艺术而选择了工程建筑，并非阴差阳错。他家的邻

居，一个和气的孤老头，曾是颇有名气的建筑师，至少老头这么声称。

区帆倒从来没怀疑过老头，他在老头家如阶梯般的书架上，看到过许多精美的书。上边的彩色图画都是气度不凡、美不胜收的建筑物。

老头用发颤的手指和发颤的声音，指点着这些建筑物，让区帆从这座小城出发，游历了整个世界。

他为这些建筑物如痴如醉。老头发颤的声音，这时几乎盖过了父亲的美妙音乐。

以后，他的学习仿佛就是为了成为一名成功的建筑师，他拼命地找有关的书籍来阅读，结果他差点因课外阅读过多，造成两门主科考试不及格。

老头严厉的训斥，及时纠正了这个失误。老头用砌房子的浅显比喻来说明基础的重要。

这种说法其实他早就听过，但老头的话却使他感动得热泪盈眶。因为老头最后还讲到了他英年早逝的儿子。这位在国外学有所成的青年建筑师，为了报效祖国，在匆匆赶回的途中亡于空难。

于是他了解了老头的孤独和寂寞，了解了老头的遗憾。

他还在老头的讲述里，听到了期待。在那一刻，区帆突然觉得自己成了那位曾远涉重洋去求学的青年，面对的是老父殷切的目光。

他在这种期待和目光的爱抚下感到浑身燥热。也是在那一刻，他决心为自己这个贫穷而人才匮乏的国家增添一名建筑师，以慰藉老人的忧伤和遗憾。

临近高考的最后一年里，他疯狂的学习热忱令身为教师的父亲都充满了忧虑。父亲用已过世的母亲的名义劝告他要在求学的同时爱护身体。

父亲大概由于受音乐的熏陶而性格温和，搬出过世的母亲来

发出规劝，证明事情已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但区帆只是抬头对父亲一笑，又在蝉声响亮的炎热中挥汗如雨地准备功课了。

那年的高考他春风得意。

虽然玩在一起的几个伙伴都考得不错，但他暗地里始终认为自己的分数是最棒的。

但他最大的毛病是粗心。

这个毛病到后来被证明是生活中的不幸。当很多年后的某天，漂亮的妻子突然弃他而去时，他才发觉自己这个毛病已根深蒂固，不可救药。

粗心使他对妻子明目张胆的背叛行为视而不见，当他迷醉于设计图纸时，妻子早已跟人同床共枕了。

这个深刻的教训，使他对天发誓从此终身不娶，但对女人的蔑视又带给他更大的痛苦。

区帆甚至接到录取通知时还未发现自己的错误。

这个令他大吃一惊的错误是他到学院报到后才发现的。当他刚为学院的气派满怀喜悦之情时，便发出了一声惊天动地的叫喊。

他发现自己将要学习的是建筑工程机械，而不是建筑学本身。他回忆不起自己填表时是如何犯下的错误，或许他根本就没有看清专业的内容，当时他如果不是为功课而忙得心乱神迷就是命运注定了他不能成为一名建筑设计师。

在那一刻他最难受的是觉得对不住老头。他为这个难受得想要哭起来。有好几天他在在说说实话之间徘徊得肝肠寸断，他深恐老头经不住这个打击而一命归西。

最后良知告诉他一定要诚实，尤其要对一个善良而热忱的孤老头诚实。哪怕是最善意的欺骗，也无异于对挚爱自己的父亲或爷爷说谎。

他懊丧地把一封满怀自责的信寄出后，就日夜忐忑不安地等

待着“审判”来临。老头回信很快，当他读完信后，心头方才释然。

老头虽然责备了他的粗心，但对他新的专业却无微词。他说任何学科都是需要的，关键是把它学精学好。没有工程机械，又哪来的建筑？

看完信后，区帆为自己的幼稚感到惭愧，于是他决心要成为一名好工程师，他还决心要改掉粗心的毛病，但这方面始终没获得太大成功。幸好他对学习和工作从不粗枝大叶，否则他这一辈子决不会做好任何一件事情。

他终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归来，并首先去探望那位可敬的孤老头而不是翘首以待的他的父亲。

老头已衰弱得几乎不能动弹了。他站在老头的床前显得高大而自信，微黄的鬓发因激动轻轻颤动。

老头用望着亲儿那般慈爱的目光看他，混浊的老眼里渗出了一粒晶莹的泪水……

陪他一同前往的是中学时代最好的朋友钟洪。钟洪就读于南方钢铁学院，如今也已毕业。钟洪早就听区帆谈过这位老头。当他们离开老头的家门时，这位魁梧有如北方大汉的青年，眼睛也不由有点湿润，他握住区帆的手说：这的确是个好老头……

第一缕阳光还没从遥远的天外穿过来吴啸就醒了。

他没睁开眼睛时就感到了一个美好清晨的爱抚。泥土的气息中夹杂着草和松针的芬芳，钻天雀的鸣叫像充满爱意的、美丽的呼唤。

同伴们仍在睡着，各自不同的姿态，好像一次性格的大展示。

吴啸望着望着便微笑起来。他爱这些同伴，这些同伴，使他想到了许多美好的东西。

吴啸脸上的表情总是显出与他年龄不相称的严肃。虽然除钟洪外，他年龄稍长，但也不过是个二十二岁的青年。

大概因为幼年丧父，后来又要对比他小两岁的弟弟和小四岁的妹妹履行大哥的职责，故而他不知不觉中步入了命运所安排的少年老成的角色。

父亲去世时，他只有六岁，但对当时的一切却记得十分清楚。在以后的年月里，一些情景总不时在脑中出现，如一个缠绕不去的梦。

父亲去世前，一直卧病在床。吴啸的印象是他那张苍白的脸上总是带着焦虑不安的表情。

后来，焦虑不安又为痛苦所替代。直到他辞别人世，那痛苦的神情仍未消失。父亲老要吴啸坐到身边，向他说一些在那种年龄听来似懂非懂的事情。

这些事情后来经过母亲不断的诠释，早深深印入他的脑海。但吴啸认为，就是在那个时候，他了解了父亲的痛苦。……

因而，从稚拙的年代开始，他就超负荷地走入了人生。这种重压不仅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消失，却因理性的增长而加重。

父亲入殓那天，他默默地站在一旁。母亲的悲恸和纷繁的白纸幡如今已显得十分十分遥远，只有父亲微张的双目挥之不去。

那眼睛好似穿过殓棚的布幔直视天宇，像在寻找，又像在期待。

幼小的吴啸突然觉得父亲并没有死去，于是他向父亲走去直视父亲的眼睛，用儿童清澈如水的心灵，感受到了许多无言的话语。

慢慢长大的吴啸，便总是依着理性做事了。甚至童年的游戏也往往按着理性的原则进行。

所以，他执著于学业，无论在中学或大学，都没有对任何女同学浮想联翩。一位来自海滨之城的女孩对他的痴迷，一如他对